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Dylan Thom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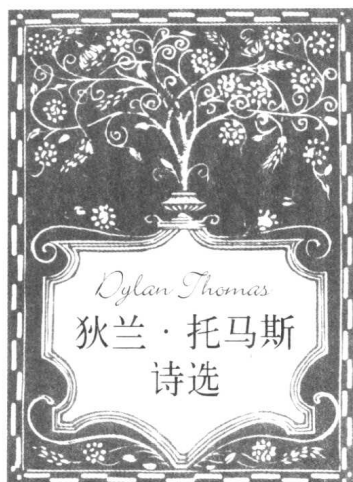
狄兰·托马斯诗选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狄兰·托马斯诗选/(英)托马斯著;傅浩,海岸,
鲁萌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1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708-8

I.狄… II.①托…②傅…③海…④鲁… III.诗
歌-作品集-英国-现代 IV.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025158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狄兰·托马斯诗选
作 者	(美国)狄兰·托马斯
责任编辑	罗 辑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708-8/I·784
定 价	12.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最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 20 世纪乃至 21 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 20 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 20 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 20 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 50 种,分 5 辑推出,每辑 10 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 20 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 20 世纪是人类迄今

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20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 序

海 岸

狄兰·托马斯是二十世纪英美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非凡的诗艺掀开了英美诗歌史上新的篇章。他的诗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赞美人类的爱,赞美上帝”;诗风粗犷而热烈,音韵充满活力而不失严谨;其肆意设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击、相互制约,表现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他早期的许多作品晦涩难懂,后期的作品更清晰明快,尽管某些细节仍然令人疑惑不解;然而,他作品的晦涩与不解并非由于结构的松散与模糊,而是因其内涵过于浓缩所致。他的诗篇感性而坚实,绝少流于概念或抽象;他的诗歌很少涉及精神压力、怀疑、自我分裂、反讽等现代诗常见的主题,他的诗纯粹朴实,自成一体,普通的一片落叶、一滴露水、一次性爱过程均可化为无穷的诗意;他从感性出发,通过感觉具体的物象,触及及内在的本质,最终达到某种永恒的境界,他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诗艺令人赞叹,令人翘首仰望。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 1914年10月22日生于英国南威尔士斯温西(Swanses), 1925年9月入斯温西初级中学学习, 并开始诗歌创作; 1931年8月中学毕业, 任《南威尔士日报》记者; 1933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诗作, 1934年获《诗人之角》图书奖, 同年12月出版第一部诗集《十八首诗》, 1936年出版《诗二十五首》, 1939年出版《爱的地图》, 1943年3月开始担任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 1946年出版《死亡与入口》, 1952年出版自己选定的《诗集》(1934—1952)。1953年11月9日诗人在美国纽约去逝, 享年39岁。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他热情好客, 交际甚广, 因为他认为:

一叶草融入草坪才能长存,
一粒石禁闭在云雀的山岗会迷失自己。

——《进入她躺着的头颅》

他的童年是在威尔斯度过的, 但他学习英语, 不说也不懂威尔士语; 他不喜欢威尔士民族主义, 也反对各种民族主义; 他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对威尔士中产阶级严格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一种反叛。尽管威尔士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家乡的概念, 但他诗句的乐感, 元音辅音相互缠结的效果, 奔放华丽的词汇以及夸张智慧的修辞均无可置疑地体现威尔斯的风格。但是, 他无所



节制的生活却暗藏不幸的种子。要是他少一点交际,多一点孤独,少一点放纵,多一点节制,他也许活得更久些,写出更多的诗篇。当然,那他就不再是诗人狄兰·托马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诗坛及知识界陶醉于 T·S·艾略特和 W·H·奥登的理性世界。狄兰·托马斯一反英国现代诗那种苛刻的理性色彩而着力表现普通人潜在的人性感受,他的诗赋有强烈的节奏和密集的意象,冲击着惯于分析思维的英国诗歌传统。他将生、欲、死看成一个循环的整体,生孕育着死,欲创造生命,死又重归新生;他为生而歌唱:

当胎膜随着剪子打开,
系上绿围裙哺乳的时光随之降临,
此刻垂悬的饥荒四周不再有嘴舌的骚动,
整个世界风雨过后,一片虚无,
我的世界洗礼在一条泌乳的溪流。
大地和天空融为一处缥缈的山岗,
太阳和月亮洒下同样白色的光芒。

——《当初恋从狂热趋于烦忧》

他更为创造生命的爱而歌唱:

……他俯身而就，
燃烧在新婚的爱床，在欲望中心的
旋涡，在欢乐天堂的山坳，
在世上旋转的花蕾。而她正
随他一起升腾，盛开在她融化的冬雪里。
——《冬天的故事》

她们告诉我爱情常青，即便树叶落满坟地，
阳光擦拭失落于草丛的十字基督，
女儿们不再悲伤，她们仍然会
在狐狸生养的大街滋生欲望，
或在枯败的树林饥肠辘辘：
山岗上的女人将穿过求爱者的树林，
永远疯狂地热恋那些健壮不灭的死者，

黑暗中的女儿们像福克斯的火药宁静地燃烧。
——《在白色的大腿间》

他也讴歌死亡，等待死亡带来新生：

不幸地等待死亡
偕同凤凰一起等待
柴火即将点燃我罪孽的时光



等待阴影中的女人

石刻的圣徒充满肉欲，夹杂在飞逝的死者中。

——《不幸地等待死亡》

在他的诗中，人生的演变与自然的交替相辅相成：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

摧毁我的一切。

我无言相告佝偻的玫瑰

同样的寒冬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的力控制着万物的生长与毁灭，也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而“佝偻的玫瑰”与“寒冬热病”透泄出青春期强烈的欲望，以及一种欲望难以满足的自然人性的关怀。事实上，诗人早期的《十八首诗》表达他关于自然的尊严、青春期的沮丧及其人性尊严受挫的意识：

夏日的男孩，我看见你们正在毁灭。

生活在蛆虫遍布的荒野上的人们。

袋囊鼓鼓非同凡响的男孩。

我是男人，你的父亲曾经也是。

我们是燧石和沥青的子孙。

哦，看他们经过时，爱情之柱在亲吻。

——《我看见夏日的男孩》

在他的第二本诗集《诗二十五首》里，诗人开始尝试新的意象，新的主题和新的风格，在他那首《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诗里，死亡如同生命、欲望一样令人兴奋，一样感人肺腑：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死去的人赤身裸体

一定会与风中的人西沉的月融为一体；

骨头被剔净，白骨又流逝，

他们的肘旁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

尽管他们发疯却一定会清醒，

尽管他们沉落沧海却一定会再次升起；

尽管情人会失去，爱却一定会长存；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他的第三本集子《爱的地图》影响较小，印象较深的是那首《葬礼之后》。而第四本诗集《死亡与入口》诗风渐趋明快，例如，《十月献诗》、《冬天的故事》、《羊齿山》、《在约翰爵爷的山岗上》、《在白色的大腿间》、《梦中的乡



村》等诗篇节奏强烈，风景画般的叙述清晰易懂。他歌颂孩童的纯真，歌颂田园的宁静。而诗集中的一些短诗《两位的祈祷》、《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致你及他人》、《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等在诗艺上更加炉火纯青，无懈可击：

我在吟唱的灯光下写作
不是为了野心或面包
也不是为了炫耀
或在象牙舞台上卖弄风骚
而是为了他们内心深处
极普通的回报。

除了愤怒的月亮
我不为自傲的人
铺开浪花四溅的纸笺
也不为高耸的死尸
伴随夜莺和颂诗而歌唱
而是为了情人们，他们
怀抱岁月的忧伤
他们不赐赞美或酬劳
也不留意我的手艺或诗艺。

——《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狄兰·托马斯诗选》依据诗人生前“钦定”的意欲留世的选本《诗集》(1934—1952)翻译而成,除个别诗篇选译外,基本上保留原貌。记得当初傅浩兄从浙江衢州寄来狄兰·托马斯的诗集,那还是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在完成学业之余译出第一稿,再由傅浩兄译出第二稿,后又由鲁萌兄译出第三稿,部分译诗曾在漓江出版社的《国际诗坛》(第4辑)发表,可联系出版译诗集之时,才知已有译本抢先一步,译稿重又回到我的手里,一搁就是十余年,其间适逢我大病一场,我也就断断续续修订了十余年,我还曾两度面临死亡,也正是从他生死主题的诗篇中吸取战胜疾病,战胜死亡的无穷力量。一个译本是有其生命的周期,据说一个好的译本最多也只能生存五十年。值此新千年之初,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更应有个新的译本,而译诗的修订也暂且结束,否则就无暇翻译更多的诗篇,正如狄兰·托马斯在其为编定《诗集》而作的“序诗”注释中所写,“我若不断地修订本书不甚满意的诗稿,那么我就会忙得无暇写出新的诗篇。”

2001年12月28日于上海



序 诗

狄兰·托马斯

此刻白昼随风而逝，
在上帝加速夏日消亡之际，
在喷涌的肉色阳光下，
在大海摇撼的屋子里，
在鸟鸣和果实、
泡沫、长笛、鱼鳍和翎毛
缠绕的危岩上，
在舞动的树根下，
在海星浮动的沙滩旁，
渔夫们穿过鸥群、
风笛手、轻舟和风帆，
黑乌鸦落在户外，
渔夫手握云彩，跪向

日落下的渔网，
鹅群紧挨苍天，
伤痛的孩子，苍鹭，
贝壳诉说七片海洋，
永恒的水域
远离九天九夜的城市，
周遭的塔楼
像干草高高的梗茎，
陷于信仰的风中，
在乏味的寂静里，我歌唱
献给你们，陌生人（尽管
歌唱是一种燃烧的创造性行为，
我锯齿般扩散的歌声
让群鸟之火席卷大地的森林），
透过这些拨弄大海的叶片，
树叶一般飘升又飘落
遽然碎裂又不灭
步入三伏天的夜晚。
鲑鱼游向大海，枯竭的太阳滑落，



无言的天鹅击打着忧郁，
薄暮轻拍海湾，而我砍伐
各种喧闹的形态，
让你知晓
我，一个旋转的人
多么自豪，还有星星、鸟鸣、
原生的海、哭泣的人、神圣的血。
听：我吹奏的世界
从游鱼到跃动的山岗！看：
当洪水涨起
我打造一叶怒吼的方舟，
倾注我最美好的爱，
源自恐惧的喷口，
红色的愤怒和生存的人类，
熔化成山涧的溪流，
越过休眠的伤痛以及
洁白的羊群空荡荡的牧场。

献给我拥抱的威尔士。

呼,呼,在城堡的守护之下,
你歌王般颂唱的猫头鹰,月光般
扫视闪烁的奔跑,幽谷中
窜入一只毛茸茸的小鹿死去!
嗨,在垂直的苔藓之上,
哦,张开羽翼鸣响的鸽子,
在猫头鹰声声鸣叫的幽暗里,
应着威尔士可敬的白嘴鸦
咕咕地说着林中的颂辞,
从她的巢穴月光般倾诉忧郁的音符
撒向成群的麻鹑!
嘿,喧嚣一族,
你的喙上叼着悲哀,
在空谈的海岬上,目瞪口呆!
嗨,雄兔飞奔在隆起的山岗!
它,像一道弧光,
听见我洪荒之舟的
铿锵之声,应和我的砍伐和重击,
(我一阵砧骨的撞击